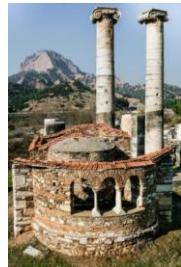


§ 求道者的黃昏筆記(2)



薩迪斯是呂底亞鐵器時代的首都，西元前 547/546 年：在薩迪斯附近爆發了決定性的 Thymbra 戰役，波斯的居魯士大帝擊敗了呂底亞的克羅伊斯王，薩迪斯隨後被圍攻並淪陷，淪為波斯帝國的行省中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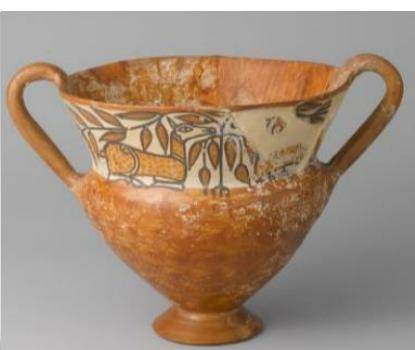
530BC 作為重要的貿易樞紐和舊日的造幣中心，薩迪斯連接了愛琴海沿岸的希臘城市與安納托利亞內陸及東方，商業活動依然繁榮。

呂底亞人、波斯人、希臘人以及其他民族在此混居，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融合。

§

530BC 畢達哥拉斯離開以弗所(Ephesus)到薩迪斯(Sardis)。

此時薩迪斯是波斯總督管轄，權力結構自上而下，更看重秩序與實用，在波斯統治下的薩迪斯仍然富麗。



帕克托洛斯河(Pactolus)依舊流淌，河岸的金砂在午後陽光下閃爍；石造階梯、舊王宮的外牆、被保留下來的神廟列柱，都讓人誤以為呂底亞仍在延續自己的命運。



但畢達哥拉斯知道，那只是外殼。

城門口的守衛已換上波斯式長袍，腰間短劍的彎度與伊奧尼亞截然不同；市集裡的通用語言變得混雜，波斯語的命令、亞蘭語的帳目、希臘語的交易同時存在——一座被征服的城市，往往比自由的城市更有效率。

他抵達薩迪斯時，沒有受到阻攔。也沒有受到歡迎。

波斯的統治方式不是拒人於門外，而是先允許，再分類。

幾日之後，他被邀請前往行省官署。

那是一座由舊呂底亞建築改造而成的行政中樞，牆上仍殘留王室浮雕，但地面鋪設的是新的幾何圖案。

總督的名字是阿爾塔帕納(Artapana)。

這不是一個在希臘世界流傳的名字，也正因如此，它令人不安。

阿爾塔帕納並不年老，神情冷靜，目光不像武人，更像書記。

他熟悉希臘語，甚至知道畢達哥拉斯曾在伊奧尼亞講學。

「你談數，」總督說，「也談靈魂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否認。

「這很好。」阿爾塔帕納微微一笑，「帝國並不害怕思想。帝國只害怕未登記的秩序。」

那一刻，畢達哥拉斯明白了。

在這裡，沒有禁止，也沒有辯論，只有一張無形的表格。

接下來的數週，他被允許活動。

他可以談論比例、音階、節制；可以與商人、工匠、甚至部分舊貴族交談。

但每一次夜間聚集之後，總會有人「剛好」出現在附近；

每一次核心討論成形之前，總會有人因家庭、稅務、或其他理由被迫退出。

沒有人威脅他。沒有人指控他。

他的圓，卻始終無法封閉。

某日，他再次被邀請前往官署。

阿爾塔帕納平靜地告訴他：

帝國願意資助他——如果他願意將教導改為公開講座；

帝國不反對禁食與修行——只要不涉及誓約與封閉成員；

帝國甚至不反對他留下——只要他的學說不形成「自我辨認的群體」。

「你可以影響很多人，」總督說，「但不能讓他們彼此認出。」

那一夜，畢達哥拉斯沒有回住所。

他獨自走到城外，站在能俯瞰整座薩迪斯的高地。
燈火仍亮，城市仍運轉，秩序完美而冷漠。

他終於承認：
這裡不是拒絕真理的地方，而是會把真理磨平成行政單位的地方。



在星光最清晰的時刻，水色的氣息再次出現。
優媞婭沒有立即說話。
她只是站在他身旁，看著那座被征服卻安然運行的城市。
「你看見了嗎？」她終於開口，「這是一種比仇恨更強的力量。」

畢達哥拉斯低聲回答：「它什麼都允許，卻不允許成形。」

「正是如此，」優媞婭說，「所以你不能在這裡畫圓。」

她轉向他，語氣溫和而確定。

「你要找的不是寬容，而是縫隙。不是秩序最完善之處，而是秩序尚未完成之地。」

她輕觸他的手腕，如水流校正偏差。

「離開吧。不是逃離，而是保存。你帶走的不是失敗，而是尚未被記錄的核心。」

畢達哥拉斯深吸一口氣。

528 BC，他離開薩迪斯。
沒有被驅逐，也沒有被追逐。

只有帝國的文書上，多了一行冷靜的註記：「此人已離境，思想未結社。」

而真正的圓，仍在路上。

§ 不如歸去

薩迪亞的夜，比沙漠更冷。

畢達哥拉斯獨自站在山城外的斷牆旁，城內仍有燈火、酒歌與神祇的名字在風中翻湧——那些名字，他已說過無數次，卻沒有一個真正深入人心。他談數、談和諧、談靈魂的秩序，但回應他的，只有懷疑、權勢的冷眼，與波斯官吏不耐的沉默。



「不如歸去！」畢達哥拉斯心中落寞，於是呼喚魔戒空間修煉中的四個精靈。

「你想用語言改變世界，卻忘了語言也需要時間成熟。」
風精靈薩戈先開口，聲音像夜風掠過松針，「你急了。」

「不是急，是失敗。」畢達哥拉斯低聲道，「我以為自己已準備好。」

水精靈優媞婭在他腳邊凝成淡淡的霧影，語氣溫和卻堅定：

「水不會責怪岩石阻路，它只會改道、下沉，直到足夠深。你現在站得太高，心卻還不夠靜。」

地精靈瑠珂說：「你在薩迪亞傳道，是站在別人的土地上談永恆。若你要承載重量，就先讓自己成為山。」

最後，火焰在他掌心一閃即逝。

火精靈皮羅斯冷冷地笑了：「你還沒熄滅野心，就想點燃真理。去吧，讓我燒掉你不必要的熱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良久，抬頭望向西方群峰交疊的黑影——那裡，是奧林匹斯山。

「走吧！也許我的修為還有很多不足，我們一起到奧林匹斯山修煉，或許飛鷹野人還更能理解我。」

四個精靈同時靜止了一瞬，彷彿達成無聲的共識。

風為他指路，水為他洗心，地為他立誓，火為他封口。

那一夜，他離開了薩迪亞。

不是作為一名傳道者，而是作為一個準備被重塑的人。

後記：

1. 薩迪斯的遺址現在位於今日土耳其的薩爾特省。
2. 以弗所與薩迪斯相距不遠，約兩三天的行程。畢達哥拉斯在以弗所與薩迪斯面對的困境不同，前者是純粹的希臘城邦，哲學辯論傳統深厚，是米利都自然哲學的影響範圍。後者是波斯帝國的政治權力與現實。